



知而行书坊 >>>【文化名家谈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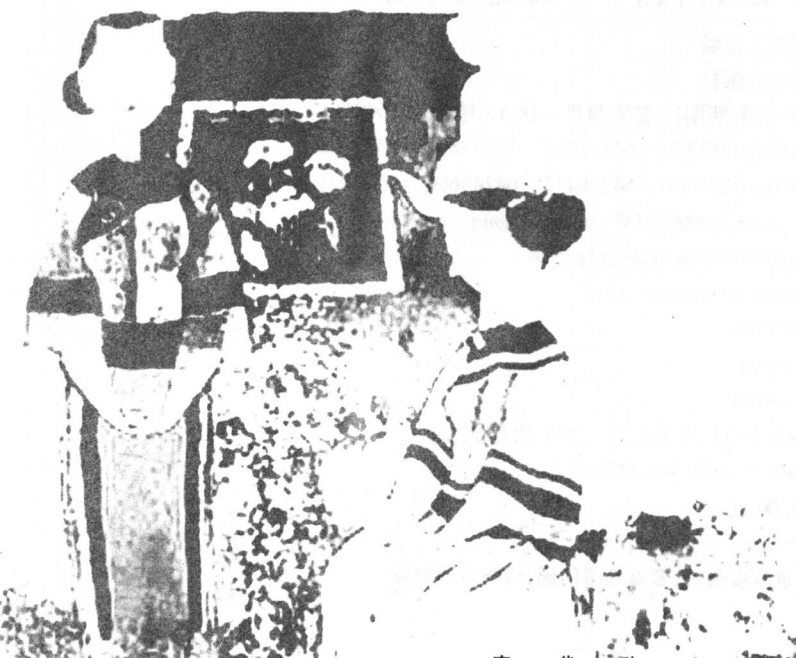
又是月季芬芳时

杨耀文◎选编 京 华 出 版 社

「知而行书坊」●文化名家谈情感

又是月季芬芳时

杨耀文 纵华跃 ◇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又是月季芬芳时:文化名家谈情感/杨耀文选编. —北京:京
华出版社, 2005

ISBN 7-80724-152-7

I. 无... II. 杨...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②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5548 号

文化名家谈情感——又是月季芬芳时

编 著 ☐ 杨耀文选编

出版发行 ☐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

(010)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发行部)

(010)64251790 64258472 64245606 (编辑部)

E-mail: 80600pub@bookmail.gapp.gov.cn

印 刷 ☐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690mm × 960mm 1/16

字 数 ☐ 170 千字

印 张 ☐ 13 印张

印 数 ☐ 1-5000

出版日期 ☐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724-152-7

定 价 ☐ 22.00 元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前 言

一个人的一生中,会犯许多错误,其中大多数随着时光流逝了,不曾留下痕迹。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件两件,固执地留在你的人生道路上,印在你的心灵深处,永远也不会消逝和忘却。

一个人只要领略过爱情的纯真喜悦,那么不论他在生活中得到过多么巨大的乐趣,恐怕他都会将自己的爱情经历看作一生旅程中最为璀璨耀眼的一个点。

在本书中你能看到熊熊燃烧的爱情之火,缠绵缱绻的甜言蜜语,引人入胜的精彩传奇。文字或清新飘逸,或沉静洗练,在从容的语言中揭示情感的本来面目,给人醒悟和启示。

编 者
2005 年 9 月

目 录

初 恋	周作人	1
恋 歌	老 舍	3
假如你想结婚的话	老 舍	4
无题(因为没有故事)	老 舍	7
一切有命,莫勉强	沈从文	9
拾玉镯	黄 裳	12
角 落	张守仁	15
又是月季芬芳时	周 明	18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周 明	21
情是根	舒 乙	29
俏妹子的呼唤	杨羽仪	31
毛茸茸的酸杏心	陈忠实	35
初 恋	臧小平	48
爱的履历	梅 洁	52
家是一只船	周国平	56
爱情是一条流动的河	周国平	57
妻子的困惑	朱谷忠	59
我和妻子马兰	余秋雨	62
蝴蝶发卡	梁晓声	66
曾经有一个那样的女人	梁晓声	84
爱与生命	陆星儿	86
姻 缘	史铁生	94
五味糖	吕锦华	97
青 鸟	赵丽宏	102
我的暗恋	贾平凹	107

衣衫拂拂	储福金	124
单相思	周大新	154
早恋的故事	野 莽	158
爱情与婚姻	朱苏进	168
女孩子的花	唐 敏	172
关于家务	王安忆	177
草戒指	铁 凝	180
恋爱的水罐	冯秋子	183
左冲右突	石钟山	188
初恋画中人	洪 烛	192

初 恋

周作人

那时我十四岁，她大约是十三岁罢。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楼，间壁住着一家姚姓，她便是那家的女儿。她本姓杨，住在清波门头，大约因为行三，人家都称她作三姑娘。姚家老夫妇没有子女，便认她做干女儿，一个月里有二十多天住在他们家里，宋姨太太和远邻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妇虽然很说得来，与姚宅的老妇却感情很坏，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仍旧推进门来游嬉。她大抵先到楼上去，同宋姨太太搭讪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抱着名叫“三花”的一只大猫，看我映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

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近视，但是还有一层缘故，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在此刻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是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之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

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濛的喜乐。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总之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关系的问题。有一天晚上，宋姨太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说道：

“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

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

“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去了。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病，我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一个月以后，阮升告假回去，顺便到我家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说道：

“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

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像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①

① 周作人并没有忘记榭三姑，直至1946年至1947年间，还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写诗怀念，诗云：“吾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隔壁姚氏姬，土著操杭语……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天时入夏秋，恶疾猛如虎。婉娈杨三姑，一日归黄土……”（《知堂杂诗抄·丙戌丁亥杂诗·花牌楼》）

恋 歌

老 舍

自从那天我看见您，姑娘，
我才开始觉得了生命。
您看，往常一顿吃四个馍馍，
那天，我吃了整整一个锅饼；
我那憧憬之胃，正如那歇司特力之心，
从那天起，一齐十二分的发痛！
您那满身的曲线和那双安琪儿的眼睛，
我告诉您，我若是敢形容，
便是天大的反革命！
我愿化为一只可爱的小猫，
在您怀中咕噜咕噜，三年也咕噜不净，
咕噜的都是妹妹我爱您，
毛毛雨，和请您看电影。
姑娘，您发点慈悲，为您
我害着相思与胃病！
我在梦中，唤过您多少声
“笛声”，和多少声“大耳令”，
那只因为，慈心的姑娘，
我还不晓得您的名和姓。
告诉我吧，您是姓张，王，李，赵，
还是洋钱声儿的宋？
您若不肯，我只好学福尔摩斯，
四面八方用科学方法去打听。

假如你想结婚的话

老舍

我结婚不算早，做新郎时已三十四岁了。为什么不肯早些办这桩事呢？最大的原因是自己挣钱不多，而负担很重，不愿再套上一份麻烦，做双重的马牛。人生本来是非马即牛，不管是贵是贱，谁也逃不出衣食住行与油盐酱醋。

过了三十而立，虽有桌椅板凳亦不敢坐，总觉四顾茫茫。亲朋好友苦口婆心地劝告，实在难以应付。只好告诉他们：不久即有好消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朋友不论老少男女，立刻都觉得有做媒的资格，而且说得也确是近情近理。最普遍而且最动听的是：老光棍儿正如老姑娘，独居惯了就慢慢养成绝户脾气——万万要不得的脾气。一个人总得活泼泼地、快活地忙一辈子，因不婚而弄得脾气古怪，自己苦恼，大家不痛快，这是何苦？这个，的确足以打动一个三十多岁、对世事有些经验的人。即使我不希望升官发财，我也不甘成为一个老别扭鬼。

那么经济问题呢？我以为这必能问住他们，因为他们必不会因为怕我成了老绝户而愿每月津贴我多少钱。哪知他们的话更多了。第一，两个人的花销不一定比一个人多到哪里去；第二，即使多花一些，可是苦乐相抵，也不算吃亏；第三，找位能挣些钱的女子，共同合作，也许从此就富裕起来；第四，就说她不能挣钱，而且多花一些，人生本来就不得不地奋斗与努力，不能永远消极地防备。

说到这里，他们不管我相信与否，马上就给我介绍女友了，仿佛我自己找不到似的。对此，他们又有文章。恋爱本无须找人帮忙，但在恋爱期间，理智往往弱于感情，一旦造成了将错就错的局面，必会将恩作怨，糟糕到底。反之，经友人介绍，旁观者清，即使未必准是半斤八两，到底是过了磅的，有个准数。多一番理智的考核，便少一些感情的瞎碰。双方既

都到了男大当娶、女大当聘之年，而且都愿结婚，一经介绍，必定郑重其事地为结婚而结婚，不是过过恋爱的瘾。况且结婚就是结婚；所谓同居，所谓试婚，原来都是这一套。同居而不婚，也得两人吃饭，也得生儿养女；并不因为思想高明，而可以专接吻，不用吃饭。

我没有办法。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我心中闹得慌，似乎只有结婚才能心静。别无办法，我只好结了婚。到如今，结婚已有五年，有了一儿一女。把五年的经验和婚前听到的理论相证，也怪有味儿。

第一该说脾气。朋友们说对了，有了家，我的脾气确是柔和了一些，这是结婚的好处。凡是可以和平解决家庭纷争的夫妇，都可成圣人。因为打算平安地过活，必须采纳对方的意见，男方或女方独裁都得出毛病。彼此非纳着点气儿不可，久而久之，都感到精神的胜利。

可这个并不能完全打倒我在婚前的主张：独身气壮，天不怕地不怕；结婚气馁，该低头的就得低头。我的顾虑一点不算多此一举。结了婚，脾气确是柔和了，心气可也跟着软下来。为两个人打算，绝不会像一个人吃饱天下太平那么干脆。于是该将就者便须将就，不便挺起胸来大吹浩然之气，恋爱可以自由，结婚无自由。

第二该说经济。现在，如果再有人对我说，两人花钱不见得比一人多，我一定毫不迟疑地敬他一个嘴巴子。两人是两人，人数多一倍，钱也得随着加。是的，太太可以去挣钱，两人比一人挣得多，可是花得也多呀。公园、电影场，绝不会有“太太免票”的办法，别的就不用说了。及至有了小孩，简直就不能再有什么预算决算，小孩比皇帝还会花钱。太太不能再做事，顾了挣钱，就顾不了小孩，因挣钱而把小孩养坏，照样不划算；好，太太专看小孩，老爷专去挣钱，小孩专管花钱，不破产者鲜矣。

假若你想结婚的话，又该去思索一番。娶妻须花钱，生儿养女须花钱，负担日大，肩背日弯，好不伤心；同时，结婚有益，有子女也有乐趣，即使乐不抵苦，可是生命至少不显着空虚。

至于娶什么样的太太，问题太大，一言难尽。不过，我看出这么点来：美不是一切。太太不是图画与雕刻，可以用审美的态度去鉴赏。女人的美还有品德体格的成分在内。健壮比美更重要，一位爱生病的太太不大

容易使家庭快乐可爱；学问也不是顶要紧的，因为有钱可以自己立个图书馆，何必一定等太太来丰富你的学问呢？

据我看，结婚是关系于人生的根本问题，我本着良心说话，吃，喝，性欲，毓，在结婚问题中比什么理想与学问更要紧。我并不是说妇人应当只管洗衣服做饭抱孩子，不应读书做事。我是说，既谈到婚姻问题上，既谈到家庭快乐上，就趁早不必唱高调，说那些闲盘儿。这是实际问题，是解决生命的根源上的问题，不必弄一套之乎者也。

一个美的摆设，一个有学问的摆设，都是很好的摆设，可是未见得是位适合你的好太太。假若你是富家翁呢，那就随便弄什么摆设都好。不幸，你只是个普通的人，那么，一个会操持家务的太太实在是必要的。假如说吧，你娶了一位哲学博士，长得也挺美，可是一进厨房便觉恶心，夜里和你讨论康德的哲学，力主生育节制，即使有了小孩，也不会抱着，你怎么办？听我的话，要娶，就娶个能做贤妻良母的。尽管大家高喊打倒贤妻良母主义，你的快乐你知道。

不想结婚，什么主义都可以喊；既要结婚，须承认这是个实际问题，不必故弄玄虚。夫妻怎么不可以谈学问呢？可是有了五个孩子，欠着五百元债，明天的房钱还没指望，能谈学问才怪。两个帮手，彼此帮忙，才是上等婚姻。

无题（因为没有故事）

老 舍

人是为明天活着的，因为记忆中有朝阳晓露；假若过去的早晨都似地狱那么黑暗丑恶，盼明天干吗呢？是的，记忆中也有痛苦危险，可是希望会把过去的恐怖裹上一层糖衣，像看着一出悲剧似的，苦中有些甜美。无论怎说吧，过去的一切都不可移动；实在，所以可靠；明天的渺茫全仗昨天的实在撑持着，新梦是旧事的拆洗缝补。

对了，我记得她的眼。她死了许多年了，她的眼还活着，在我的心里。这对眼睛替我看守着爱情。当我忙得忘了许多事，甚至于忘了她，这两只眼会忽然在一朵云中，或一汪水里，或一瓣花上，或一线光中，轻轻的一闪，像归燕的翅儿，只须一闪，他便感到无限的春光。我立刻就回到那梦境中，哪一件小事都凄凉，甜美，如同独自在春月下踏着落花。

这双眼所引起的一点爱火，只是极纯的一个小火苗，像心中的一点晚霞；晚霞的结晶。它可以烧明了流水远山，照明了春花秋叶，给海浪一些金光，可是它恰好的也能在我心中，照明了我的泪珠。

它们只有两个神情：一个是凝视，极短极快，可是千真万确的是凝视。只微微的一看，就看到我的灵魂，把一切都无声地告诉了给我。凝视，一点也不错，我知道她只须极短极快地一看，有的动作过去了，极快地过去了，可是，她心里看着我呢，不定看多么久呢；我到底得管这叫做凝视，不论它是多么快，多么短。一切的诗文都用不着，这一眼道尽了“爱”所会说的与所会作的。另一个是眼珠横着一移动，由微笑移动到微笑里去，在处女的尊严中笑出一点点被爱逗出的轻佻，由热情中笑出一点点无法抑止的高兴。

我没和她说过一句话，没握过一次手，见面连点头都不点。可是我的一切，她知道；她的一切，我知道。我们用不着看彼此的服装，用不着打



听彼此的身世，我们一眼看到一粒珍珠，藏在彼此的心里；这一点点便是我们的一切，那些七零八碎的东西都是配搭，都无须注意。看我一眼，她低着头轻快地走过去，把一点微笑留在她身后的空气中，像太阳落后还留下一些明霞。

我们彼此躲避着，同时彼此愿马上搂抱在一处。我们轻轻地哀叹；忽然遇见了，那么凝视一下，登时欢喜起来，身上像减了分量，每一步都走得轻快有力，像要跳起来的样子。

我们极愿意说一句话，可是我们很怕交谈，说什么呢？哪一个日常的俗字能道出我们的心事呢？让我们不开口，永不开口吧！我们的对视与微笑是永生的，是完全的，其余的一切都是破碎微弱，不值得一作的。

我们分离有许多年了，她还是那么秀美，那么多情，在我的心里。她将永远不老，永远只向我一个人微笑。在我的梦中，我常常看见她，一个甜美的梦是最真实，最纯洁，最完美的。多少人生中的小困苦小折磨使我丧气，使我轻看生命。可是，那个微笑与眼神忽然的从哪儿飞来，我想起惟有“人面桃花相映花”差可托拟的一点心情与境界，我忘了困苦，我不再丧气，我恢复了青春；无疑的，我在她的洁白的梦中，必定还是个美少年呀。

春在燕的翅上，把春光颤得更明了一些，同样，我的青春在她的眼里，永远使我的血温暖，像土中的一颗子粒，永远想发出一个小小的绿芽。一粒小豆那么小的一点爱情，眼珠一移，嘴唇一动，日月都没有了作用，到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总是一对刚开花的春花。

不要再说些什么，不要再说些什么！我的烦恼也是香甜的呀，因为她那么看过我！

一切有命，莫勉强^①

沈从文

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掺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问价钱上的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查他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宇宙万物在运动中，在静止中，在我印象里，我都能抓住它的最美丽最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显然却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另外一句话说来，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可是，由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产生的各种无固定性的流动的美，德性的愉快，责任的愉快，在当时从别人看来，我也是毫无瑕疵的。我玩得厉害，职分上的事仍然做得极好。

那时节我的母亲同姊妹，已把家中房屋售出，剩下约三千块钱。即把老屋售去，不大好意思在本城租人房子住下，且因为我事情作得很好，芷江的亲戚又多，便坐了轿子来到芷江，我们一同住下。本地人只知道我家中是旧家，且以为我们还能够把钱拿来存放钱铺里，我又那么懂事明理有作为，那在当地有能力的亲戚太太，且恰恰是我母亲的妹妹，因此无人不同我十分要好。母亲也认为一家的转机快到了。

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像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事实上做了两任县知事，还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还学会了吸鸦片烟。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个一个公里发展的。这点打算不是现在的想像，当时那亲戚就送到了。因为照他意思看来，我最好便

① 本篇选自《从文自传》。题目为编者所加。

是作他的女婿，所以别的人请他向我母亲询问对于我的婚事意见时，他总说不妨慢一点。

不料事业刚好有些头绪，那作警察所长的舅父，却害肺病死掉了。

因他一死，本地捐税抽收保管改归一个新的团防局，我得到职务上“不疏忽”的考语，仍然把工作接续下去，改到了新的地方，作了新机关的收税员。改变以后情形稍稍不同的是，我得每天早上一面把票填好，一面还得在十点后各处去查查，不久在那商会性质团防局里，我认识了十来个绅士，同时还认识一个白脸的长身的小孩子。由于这小孩子同我十分要好，半年后一个白脸儿的身材高的女孩把我生活弄乱了。

我是个乡下人，我的月薪已从十二千增加到十六千，我已从那些本地乡绅方面学会刻图章，写草字，做点半通不通的五律七律，我年龄也已经到了十七岁。在这样情形下，一个样子诚实聪明懂事的年轻人，和和气和邀我到他家去看他的姐姐，请想想，结果我怎么样？

乡下人有什么办法，可以抵抗这命运所摊派的一份？

当时那本地翘大拇指的亲戚，隐隐约约明白了这件事情时，当一乡绅知道了这件事情时，每个人都劝告我不要这么傻。有些本来看中了我，同我常常作诗的绅士，就向我那有势力的亲戚示意，愿意得到这样一个女婿。那亲戚于是把我叫去，当面问我的母亲，把四个女孩子提出来问我看谁好就定谁。四个女孩子中就有我一个表妹，老实说来，我当时也还明白四个女孩子生得皆很体面，比另外那一个强得多，全是在平时不敢希望得到的女孩子。可是上帝的意思与魔鬼的意思必居其一，我以为我爱了另外那个白脸女孩子，且相信那白脸男孩子的谎话，以为那白脸女孩子也正爱我。一分离奇的命运，并将把我从这种庸俗生活中攫去，再安置到此后各样变故里，因此我当时同我那亲戚说：“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我得照我自己的计划作去。”什么计划？只有天知道。

我母亲什么也不说，似乎早知道我应该受多少折磨，家中人免不了受许多磨难的样子，只是微笑，那亲戚便说：“好，那我们看，一切有命莫勉强。”

那时节正是三月，四月中起了战事，八百土匪把一个大城团团围住，在城外各处放火。四百左右驻军同一百左右团丁站在城墙上对抗。到夜来流弹满天交织，如无数紫色小鸟振翔，各处皆喊杀连天，三点钟内城外即烧去了七百栋房屋。小城被围困共计四天，外县援军赶到方解了围。这四天中城外的枪炮声我一点儿也不关心，那白脸孩子的谎话使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被一个女孩子十分关切，我将成他的亲戚。我为他姐姐无日无夜作旧诗，把诗作成他一来时便为我捎去。我以为我这些诗必成为不朽作品，他说过，他姐姐最喜欢看我的诗。

我家中那点余款本来归我保管存放的，直到如今，我还不明白为什么那白脸孩子今天向我把钱借去，明天即刻还我，后天借去，大后天又还给我，结果算来算去却有一千块钱左右的数目，任何方法也算不出用它到什么方面去。这钱竟然无着落了。但还有更坏的事。到这时节一切全变了，他再不来为我把每天送他姐姐的情诗捎去了，那件事情不要说也到了结束时节了。

我有点明白，我这乡下人吃了亏。我为那一笔巨大数目着了慌，每天做任何事都无心情。每天想办法处置，却想不出比逃走更好的办法。

因此有一天，我就离开那一本账簿，同那两个白脸姊弟，四个一见我就问我“诗作得怎么样”的理想岳父，四个眼睛漆黑身长苗条发辫极大的女孩印象，以及我那个可怜的母亲同姊妹走了。为这件事情我母亲哭了半年。这老年人不是不原谅我的荒唐，因我不可靠，用去了这笔钱而流泪；却只为的是我这种乡下人的气质，到任何时候、任何一处总免不了吃城里聪敏人的亏，而想来十分伤心。